

# “合理利用小时”新政有望激活绿证市场

■ 本报实习记者 赵紫原

## 核心阅读

补贴和绿证的脱钩,为绿色电力交易创造了条件。脱钩后,绿证交易完全成为市场化的交易,绿证长期采购合约、二次转售等应逐步放开。

近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下称《补充通知》),对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结算规则进行了明确,同时指出可再生能源项目退补后,绿证及绿证交易成为收入来源之一。

今年初,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自2021年1月1日起,实行配额制下的绿证交易。同时研究将燃煤发电企业优先发电权、优先保障企业煤炭进口等与绿证挂钩,持续扩大绿证市场交易规模,并通过多种市场化方式推广绿证交易。

绿证交易对可再生能源意味着什么?目前绿证交易市场现状如何?未来,绿证交易发展方向如何?

## 认购数量少致绿证市场低迷

绿证,即绿色电力证书,是国家对发电企业每兆瓦时非水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颁发的“一纸凭证”。现阶段,风电、光伏发电企业出售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后,相应的电量不再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的补贴。

2017年2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下发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绿证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以期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利用。自2018年起,适时启动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和绿色电力证书强制约束交易。

2018年,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经历了三次公开征求意见,最终以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的形式正式下发。2019年,国家发改委、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至此,我国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形成了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和“绿证”相结合的体系。

然而,绿证实际交易情况“不尽如人

意”。据绿证认购平台显示,截至今年2月,已有2170名认购者,共认购36439个绿证。目前风电累计核发量2331.58万个,光伏累计核发量384.58万个。

绿证交易数量为何如此之少?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资联盟秘书长彭澎指出,现有绿证政策目的是替代补贴,出售绿证的企业自然不愿降价,一旦降价就不能获得对应电量的应得补贴,绿证价格因此居高不下。“以风电为例,即使目前已经并网发电并获得零补贴资格的项目,其绿证价格仍高达0.17元/千瓦时左右,对应其每度电应得的补贴。”

一位不愿具名的光伏企业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现阶段推行的绿证自愿认购制度,对于自愿花钱认购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机构和个人来讲,仅仅是一份消费绿色电力的荣誉和责任,并不会带来更多的收益和实惠,因此认购者寥寥。

## 新政下交易价格将更灵活

绿证再次引发关注,源于《补充通知》再度强调了绿证的作用。“当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所发电量超过全生命周期补贴电量部分,不再享受中央财政补贴资金,核发绿证准许参与绿证交易。”

《通知》及《补充通知》出台后,对绿证交易带来哪些变化?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表示,目前,全国碳市场建设正加速推进,各省也在陆续出台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实施方案。这预示着绿色电力市场将很快被激活,绿色电力交易将会不断提升,绿证交易将为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带来额外收入。同时,补贴和绿证的脱钩,为绿色电力交易创造了条件。

如何理解补贴和绿证脱钩?彭澎指出,可再生能源项目退补之后再参与绿证交易,其实相当于平价项目,绿证为企业增加额外收益,绿证价格完全是企业自发行为,为吸引消费者,绿证价格也会



大幅降低。

同时,彭澎预测,出售绿证的企业也会随之增多。“目前具备出售绿证的项目均具备补贴资格。换言之,项目首先要进入补贴目录,才有资格成为绿证卖方。未来,部分未能进入补贴目录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也能出售绿证,这个数量不在少数。”易渡(武汉)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宋燕华对此表示赞同,市场放开后,供过于求,绿证交易价格不会再现之前的高价。

## 绿证交易与碳市场殊途同归

绿证价格下跌后,购买意愿会有所增强吗?如果一个业主已经用了全部绿证是否还需要购买绿证?按照目前规划,将来高比例接入可再生能源,大家购买绿证的意愿会减少,绿证需求会不会降低呢?

上述光伏企业工作人员也表示:“如果只是倡导绿色电力消费,没有配套的奖惩机制,仅靠自愿,绿证认购方的利益点在哪里?”彭澎指出,绿证的出现主要给市场带

来了两个变化:明确了制度设计,让公众知晓所使用的绿色电力是有国家认证的,消费这份绿色电力所制造出的产品是区别于同种类其他产品的;未来绿证极有可能与碳市场进行连接,形成一个非常复杂而有趣的体系。

某业内人士认为,绿证与碳市场并无直接的关联,运行机制也不尽相同。但就发力点而言,二者是殊途同归,前者是以促进清洁能源利用为主要目的,后者是以降低碳排放为主要目的。降低碳排放就要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提高新能源的应用比例,两者不应该割裂对待,而应统一一体。

现阶段,如何规范绿证市场的发展?彭澎指出,按照国际惯例,绿证市场运行需要更加市场化。“绿证交易与补贴脱钩后,完全成为市场化的交易,绿证长期采购合约、二次转售等应逐步放开。但目前,特别是电力市场,缺乏电力期货交易,绿证交易受到一定限制。随着改革深入,这些短板将被逐步补齐。”此外,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关于绿证交易新规相关部门正在研究中。

# “合理利用小时”新政将如何影响垃圾发电行业?

■ 本报实习记者 姚美娇

## 核心阅读

当前采用较为先进的技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年均利用小时数可达7000小时甚至更高,达到82500小时仅需12年左右。大部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运营期为25年至28年。这就意味着,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全生命周期内仅有不到一半的时间可以获得国家补贴。

为促进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下称《补充通知》)。有业内人士认为,《补充通知》对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影响较大。

## 财务测算模型受影响较大

《补充通知》明确了生物质发电项目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为82500小时(最长不超过15年),超过部分不再享受补贴。E20研究院固废产业研究中心高级行业分析师李少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合理利用小时数的确定,实际上是设定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所能享受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金额上限。”

其实,这项规定并不是全新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2006]7号)附件《可再生能源发电



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规定:“发电项目自投产之日起,15年内享受补贴电价;运行满15年后,取消补贴电价。”

在李少甫看来,彼时垃圾焚烧技术路线之间发电效率差异较大,导致15年周期内可获得的补贴总额不确定性也较大。《补充通知》既保留了15年的最长补贴年限,又提出了82500小时的合理利用小时数,稳定了单体项目的补贴总额预期。

据了解,当前用较为先进的技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年均利用小时数可达7000小时甚至更高,达到82500小时仅需12年左右。大部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运营期为25年至28年。“这就意味着,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全生命周期内仅有不到一半的时间可以获得国家补贴。这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财务测算模型影响较大。”李少甫坦言。

## 对行业长期稳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补充通知》指出:“生物质发电项目

制度的指导意见》(国能新能[2016]54号)对于参与绿证交易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种类仅限于风电和光伏发电。“此次将生物质纳入其中,有利于绿证交易市场的进一步充分竞争与完善,同时也对已经超过合理利用小时数的垃圾焚烧项目形成市场化的补贴机制,部分弥补国补部分的收益损失。”他说。

## 企业应积极探索和参与绿证交易

“超过合理利用小时数部分”无法继续获得国家补贴,无疑对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总体收益有一定影响。

对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来讲,在15年内可达到82500合理利用小时数的前提下,所在地燃煤标杆电价越高、发电效率(吨发电量)越高、现有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服务费越高的项目受此影响越小。

李少甫表示:“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可以提质增效和加强精细化管理,进一步提升发电效率和吨发电量,获得额外发电收入,在无补贴情况下依旧能够盈利;同时,可通过与甲方沟通谈判以提高垃圾处理费。”

不过,考虑到当前绿证交易市场还不成熟,生物质发电项目一旦失去电价补贴支持,将面临停运风险。

对此,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曾建议,鉴于地方处理城乡有机废弃物的刚性需求,为充分体现生物质能的环境、民生和社会价值,中央财政补贴到期后,价格部门保留生物质发电原有电价,各省通过疏导电价矛盾,解决生物质电价高出当地基准上网电价部分,直到绿证交易市场成熟。

李少甫认为:“随着绿证交易体系逐步健全,垃圾焚烧发电进行绿证交易具有一定价格优势。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有望从绿证交易获得额外收益,部分抵消国家补贴取消带来的影响。”

## 关注

### “新基建”将引爆储能市场

■ 本报实习记者 韩鹏飞

今年以来,储能市场开始回暖。从电网侧、用户侧到电源侧,储能应用热点切换频繁。业内人士预计,“新基建”将成为2020年储能行业的一个增量市场。

## “新基建”带动储能爆发

浙江德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孟炜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电力作为重要的二次能源,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新基建”中的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均离不开电能。而随着大量“新基建”项目的投运,对电网的负荷调度能力和新能源消纳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储能将在“新基建”中将起到缓冲和增强电网协调调度的作用。

银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蒋世用认为,2020年是我国“新基建”发展的关键一年,接下来的5G时代是万物互联的时代。储能系统的加入显得至关重要。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电池企业涌入储能市场。

## 身份问题不影响储能发展

储能并非新技术,与电力工业和大电网相伴而生的抽水蓄能,已有百余年历史。但有不少国家相比,我国储能“身份”认同却相对滞后。业内呼吁,应赋予储能合理的身份定位。

“要从全局衡量储能的价值,给予储能独立的主体地位。”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工程师彭才德曾在日前召开的中国国际储能大会上表示。

不过,仍有业内人士表示,储能的市場定位虽然尚未明确,但并不影响其发展。

德国莱茵TüV集团全球电力电子产品服务副总裁兼大中华区太阳能与商业产品服务总经理李卫春表示,无论是储能“身份证”,还是市场准入证,对于储能发展来说,都不是最关键问题。重要的是储能本身的价值,以及有没有被市场和用户所接受。“现阶段,市场可以通过两个维度去解决储能身份问题,第一是放眼全球,不将储能应用局限在某个单一市场中;第二是从应用场景考虑,储能为什么样的应用场景和客户提供服务,就是以什么身份参与市场。这样一来,身份问题,就不再是困扰储能发展的问题。”

## 多种储能形式助力“新基建”

据了解,现有的通讯基站普遍存在供电容量不足的问题,其90%的存量电源需要扩容改造;对于新建基站而言,也面临选址、电源引入和安装工程等费用高的问题。

而储能技术的应用,则被视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救命稻草”。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储能事业部总经理姜正茂表示,储能对于“新基建”来说,就好比“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储能式发电系统在基站+储能、数据中心+储能等场景应用广泛。储能作为新能源行业的基石,是各细分产业的“粮草”,需要走在前面。

当前,我国已有超过20个省市正式发布5G产业规划。2020年,三大运营商5G投资预算约为1803亿元,同比增长337.6%。在姜正茂看来,储能采用最新智能技术,可解决“新基建”供电容量不足等问题,助力5G建设更快发展。